

臺灣文獻匯刊

■ 陳支平 主編

第六輯

第九冊

◎◎ 九州出版社
廈門大學出版社

臺灣文獻匯刊

第六輯 ◎ 第九冊

中東戰紀本末(二)



◎◎ 九州出版社
◎ 廈門大學出版社

中東戰紀本末卷之六

美國林樂知編輯

上海蔡爾康子第甫類稿

中日朝兵禍推本窮原說

美國林樂知命意
中華蔡縷僊遺辭

天○道○惡○殺○而○好○生○王○師○有○征○而○無○戰○殘○民○以○逞○是○佳○兵○也○佳○兵○者○不○祥○古○有○明○訓○無○辜○赤○子○何○怨○何○仇○驅○
之○於○槍○林○彈○雨○之○中○迫○之○於○煙○海○火○山○之○下○好○仁○之○君○相○豈○忍○出○此○有○應○兵○焉○應○兵○出○於○不○得○已○理○直○氣○
壯○先○聲○奪○人○文○德○武○功○並○行○不○悖○倘○復○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五○尺○童○子○猶○且○羞○稱○五○洲○列○邦○益○將○蔑○視○我○
輩○職○司○記○載○倘○泥○乎○不○在○不○謀○之○戒○重○繩○以○居○是○不○非○之○誠○則○將○謂○清○議○可○掩○於○士○林○直○道○不○存○於○三○代○
乎○且○夫○中○國○廣○土○眾○民○之○大○國○也○日○本○發○憤○為○雄○之○新○國○也○朝○鮮○閭○閻○弱○無○能○甘○居○人○下○之○藩○國○也○迺○者○朝○
鮮○釁○起○於○潢○池○禍○延○於○宗○社○嗚○呼○箕○子○不○祀○忽○諸○中○國○素○敦○字○小○之○仁○日○本○頓○昧○睦○鄰○之○義○自○甲○午○四○月○
中○浣○難○作○以○迄○七○月○初○旬○見○聞○所○及○具○載○前○卷○然○而○士○君○子○之○立○論○必○置○身○百○尺○樓○頭○庶○幾○如○明○鏡○之○當○
空○物○來○畢○照○若○但○隨○人○上○計○依○樣○葫○蘆○非○惟○無○以○燭○先○幾○抑○亦○何○以○附○信○史○用○隨○旁○觀○則○清○之○列○以○成○三○
面○兼○顧○之○文○質○諸○知○言○當○不○齒○冷○當○東○學○黨○之○亂○朝○也○朝○兵○辱○而○怯○請○救○於○中○國○朝○王○恪○守○屬○藩○之○禮○中○
國○迅○興○戡○亂○之○師○日○本○曰○吾○與○中○國○有○條○約○在○藏○諸○盟○府○不○可○渝○也○溯○查○同○治○十○二○年○日○本○與○朝○鮮○相○齟○

中東戰紀本末

日本遣使問於中國。蓋久知朝鮮爲大清藩服矣。某大臣答曰：朝鮮國政我朝素不與聞。事適以生事。比來外交之釁。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鮮。光緒二年正月。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與朝王訂立和約。其第一條云：日本以朝鮮爲自主之國。與日本之本係自主者相等。且統觀全約。不涉中國一字。厥後英美德法諸國相繼與朝鮮立約。聲明彼此皆得駐使通商。亦無干涉。中朝字樣。西人持論皆如此。然余案云：大朝鮮國開國四百九十二年。即中國光緒九年十月二十七日。顯有干涉。中朝字樣。且既秉正朔。即可爲稱藩之證。光緒十一年。吳清卿大澂、續、燕、甫、昌、兩星使與日本別訂一約。內有言：異日朝鮮有事。中國派兵前往。必先告知日本。日本欲以兵往。亦必告知中國。噫！此約誤矣。揣當時之命意。蓋恐日本以兵往朝鮮。而不先關白中國。故以是預至。是日日本遂亦興師而入朝鮮。然考萬國待屬藩之通例。固有不問其內政者。及至事涉外交。必由上國爲主。故如印度全部中獨立之國。若與他國有事。相交涉。即由英國總理印事大臣按照英制。妥爲商辦。他國雖可派領事官往掌商務。而印度各小國不能受他國之公使。亦不能特派公使往駐他國。朝鮮既稱藩於中國。何以公然延納客使。而與朝鮮立約之各國。亦竟遣使前往。不以爲褻。此皆僕等之所不解也。華師之至也。東學黨煽於皇威。星夜解散。中國以朝亂既靖。亟約日本。尅日班師。日人之言曰：亂勢雖平。禍根未去。今請同令朝鮮改革弊政。中朝以撫綏藩服。其國內政事。向令自理。遂不許。至於亂黨之起。究竟有何屈抑。

朝鮮之政。究竟有何弊。竇中國。率由舊章。亦均不暇過問。僕等於朝鮮一切根莠。久已耳熟心傷。今更訪諸爛於朝故之通人。旋接覆書云。朝鮮據亞細亞洲之東隅。雖無長江襟帶之雄。廣野互縣之富。而三面距海。魚鹽足。八道多山。煤鐵美。盛天時。則寒暖得宜。地脈則膏腴彌望。兼以形勢險固。攻守兩便。誠東方天府之國也。不幸近數十年來。政失典常。民淪塗炭。內亂接踵。外患然眉。噓吁嚱人。和失矣。山川之美。城郭之固。何足恃哉。今承明問。敢列朝鮮秕政。聊備鑒核。一曰。官戚弄權也。外戚擅權。西漢之所以衰也。閹豎逞威。東漢之所以滅也。年來朝鮮戚晚貂璫。結成死黨。相爲羽翼。諂諛而專寵。塞賢良之路。賄賂以肥己。素黜陟之綱。故內外官職之任。非由人才之長短。但視苞苴之多寡。於是貪官污吏。遍布全國。名雖爲民父母。實則蠹國害民。甚於強盜。口稱孔孟之道。而政行蛇蝎之毒。朝夕貪婪。罔知饜足。民間之富者。轉而成貧。貧者顛於溝壑。農商俱廢。盜賊蜂起。官吏逞專殺之威。民庶絕伸冤之路。積怨山高。人心瓦解。遂乃結羣作亂。一唱百和。小而打家劫舍。大而戕吏殺官。有以叛逆責之者。此腐儒之說也。夫上之人。自帝王以至小吏。本爲萬民而設。非萬民之爲帝王。或小吏生也。民爲貴。君爲輕。殘賊之君。謂之一夫。有聖人起。得而誅之。況貪官污吏乎。貪官污吏。神人共憤。殺之何傷。故論朝鮮之事者。不問官吏之罪。而助官吏以罰。舉義之民。此何異助紂爲虐耶。一曰。財源窘蹙也。高麗租稅之法。縱有定例。不過具文。濫官收租。

中東戰紀本末

任意增減有權勢者財產雖富納租甚少貧民之不能乞情者一任官吏之勒索豐年不免饑渴凶歲至於死亡況乎州郡守令本以財賄營求而得既得之後祿俸菲薄衣食猶難支辦豈有餘資以償買官之價故其百計暴斂良非得已且挂名素餐者不可勝數問其能曰無所長也問其職曰無所事也徒食民之膏血而已一曰刑罰殘酷也朝鮮刑律頗倣中國而苛酷甚於中國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得操生殺之權妻妾奴隸雖有冤枉無門赴愬且刑訊之例盛行一經被控雖無證據亦必刑以勒供殘虐情形令人酸鼻其干犯國法者并戮其父母妻子親戚古所謂夷三族滅九族者於今復見刑政不公至此尙自稱爲禮義之邦胡顏之厚哉朝鮮人有言不論何國讀宋明腐儒之書而自稱禮義之邦者卽是人間地獄語雖過激亦有理也一曰武備廢弛也古人有言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朝鮮亦似有武備矣然而訓練之法挾持之器俱有太古遺風且軍令不嚴官兵劫奪民財挾勢逞惡小民切齒及至一聞砲聲無不棄械逃命爲將帥者以能讀孫吳兵書方爲中選夫以如此之兵如此之將欲鎮內亂而拒外寇何異驅羊以鬪狼耶一曰教育失宜也天生蒸民本無貴賤之別王侯將相豈有種乎乃朝鮮之陋習分貴族中人常人爲三等朝廷位祿俱在貴族掌握之中若不幸而爲常人雖有孟荀之賢管晏之才不能越分而登仕籍故人不貴讀書曰我爲貴族耶富貴我所自有何必讀書我爲常人耶卽有才識天不能

使我享榮祿讀書何益且即使讀書其平生所讀不過四書三經而其所作者不過詩賦表策至於天文地理算術商業一切富國強民之書籍茫然不能舉其名若使立於朝廷輔君治民不但手足莫措且其行爲直與盜跖相伯仲若而人者讀盡五車書只成一蠹魚耳蠹魚卽成脈望於治國安民之事何所望哉來書之語如此雖或閒有過當而皆必非無因中國苟乘此機會不憚辛勞爲之整理朝鮮有猶解倒懸之喜日本或別無藉口之詞乃朝患尙伏於國中華師將歸於海外日本駐朝公使遂先上書朝鮮王曰日本帝國使臣大島圭介謹奏恭維大君主陛下聖德日躋兆民沐化邦治彌隆寶宇獻頌無任欽仰之至竊嘗思南民蠢蠢梗化敢抗有司跳梁一時王師爰發撻伐大張復虜滅此朝食之不易竟有借鄰援之舉我政府有聞於此之爲事體較重乃奉大皇帝諭旨令使臣帶領兵員回任闕下自衛使館商民並念貴國休戚所繫如有所求兼可一臂相助以盡敦鄰友之誼使臣銜命抵京也適聞完城克復餘黨竄逃於是班師善後漸將就緒此莫非聖德所被實爲內外所共慶頌也顧我日本國與貴國共處東洋一方疆域逼近洵不翅輔車唇齒況講信脩睦使幣往來今昔不渝徵之史冊歷然可稽方今視列國衆邦之大勢政治教民立法理財勸農獎商無非富强自致逞長專能而欲雄觀宇內耳然則泥乎成法不思通變達權廣開眼界不力爭勢自立何能相持介立乎列邦環視之間耶是以又命使臣以會同貴朝

廷大臣講明此道。相勸貴政府務舉富強實政。則休戚相關之誼。於是乎可始終。輔車相依之局。於是乎可保持矣。伏望陛下聖鑒。降旨飭令辦理。交涉大臣。或專委大臣。會同使臣。俾盡其說。庶幾無負我大皇帝陛下。其念鄰誼至意。則大局幸甚。使臣不勝仰望屏息待命之至。爰祈陛下洪福無疆。謹奏。明治廿七年六月廿六日。又疏曰。日兵之入韓也。或有狐疑焉。曰。是非公法所載也。殊不知朝日兩國之間。既有置兵警備之約也。清歷壬午七月。於濟物浦兩國全權大臣。會同定約六款。其第五款。日本於公使館。置護衛兵若干。備警事云云。乙酉六月。全撤其兵也。日本公使公文內開。今將我護衛兵。於本年七月廿日。如數撤回。此係遵照我明治十五年。在濟物浦所定條約。視其無須警備之時。暫行撤回。至將來有事再次之後。仍當隨時派兵護衛。不得因此次撤警備。誤認廢滅前約。宜將此意向朝鮮政府。聲明知照。所有各兵營。暫行撤回本國。將來如遇朝鮮有事。日本政府。隨時派去護衛。是以條約明文也。凡兩國之所認準也。頃者朝鮮南道之亂。可以做有事之時矣。然南亂本屬內民。其禍不大。至於清國派兵援之。則禍延及東洋大局。其有事也大矣。故日兵之保護該民。亦事勢之不得已也。次如清國既聞民亂。平定猶屹。然不撤其兵。則不啻使其事更大。其意實不可測也。且夫初認朝鮮爲自主之國。使與各國訂結平等航禮之條約者。誰耶。蓋莫非日本之功矣。然則日本何有敵視朝鮮之理哉。故若有認朝鮮爲藩屬。或乘機設亂。

欲郡縣之者。則拒之斥之。以全朝鮮之自主獨立。蓋我日本所宜任之也。朝鮮人虛心平氣。能詳此意。則一朝而豁然。可以悟日兵之來。無他意矣。明治廿七年七月初四日。以上兩篇皆日使元文也。既而大島圭介。又有五綱領二十六條目。致朝鮮政府。逼令更改國紀。第一綱領云。裁汰都城及外省冗員。其必不可少之官。宜擇有才德者任之。不論門第。第一條目。各官之職守。應詳載勅書。其綜理內治外交之大權。悉掌之於政府。承政府之下者。則有六部。仍如舊日六曹之制。王宮中使令之官。與政府顯相區別。政府有所舉措。斷不許內官干預。第二條目。國政商務。於今之時勢。有絕大關係。宜簡任通達世務之人。妥慎經理。第三條目。凡政府需任使之員。雖多必留。其無職之閒曹。雖少必去。或量為裁併。第四條目。八道中分縣太多。宜裁減以節經費。惟此事必宜慎重。無使縣官有鞭長莫及之慮。第五條目。一官必有一官之職守。其無職守而濫邀祿賜者。悉罷之。第六條目。凡因門第而得官者。蔭襲得官者。今無用舊有例而得官者。皆去之。官人必以其材。第七條目。行賄得官百弊皆由此起。宜盡黜之。第八條目。官之俸祿。宜明定其額。務使足敷支應。以杜分外貪婪之漸。第九條目。各官不許受分毫賄賂。違者治罪。第十條目。不論都外官吏。概不許私自經商。第二綱領云。國庫歲入之款。宜加意整頓。俾戶曹量入為出。不致左支右絀。第十一條目。全國度支出入之款。今宜逐一核明。俾可妥易新章。垂為定制。第十二條目。凡關涉國帑收支之款。宜嚴核其當否。第十三條目。理財為今時當務之急。第十四條目。農田所產。以何

中東戰紀本末

者爲最。各道所屬有何土宜。有何蘊藏。一一查明。定爲徵稅。則例。第十五條目應科捐稅。宜遵定律。而別籌。可
以增益之法。第十六條目昔日糜費之款。今悉裁節。其有不得不加增者。設法彌補。以足其額。第十七條目國中官
路宜平。宜闊。別由漢陽都城開築鐵路。以達通商口岸。展接電綫。俾各城各署各營。無不相連。第十八條目通
商口岸各關。宜由朝鮮自行掌理。不與外人相干涉。第三綱領云律法宜妥爲整理。弗留遺憾。第十九條目舊
律之不合於今者。或刪之。或改之。而增入新律。第二十條目斷獄之法。務宜公平。明允。第四綱領云軍律宜加
整頓。兵額宜籌增補。俾足以靖內亂。而保民安。第二十一條目武員宜折節讀書。不徒恃血氣之勇。以成經文緯
武之才。第二十二條目水陸官軍。宜就今之所有。而更立隊伍。視國庫中能歲籌兵餉若干。以定弁兵之額。第二十三條目
緝捕之役。萬不可少。都城及外道各要地。不可不設立巡捕房。所募巡捕。亦宜按期操練。第五綱領云
學校章程。切宜妥定。第二十四條目士子應讀之書。全宜分別去留。各道宜立幼學塾。以教學童。第二十五條目幼學既
立。次立中學。其書院等之專教成材者。令姑暫緩。俟至及期。再行增立。第二十六條目異日既立書院。擇其優者
使赴他國肄業。以廣聞見。此篇係譯文愚謂以上各綱目。何嘗不善。朝鮮苟倣而行之。何嘗不足以致富強。且
中國何嘗不知。亦何嘗不可以令朝鮮乃中國則安於不爲日本則毅然決然。致以重兵直壓都城。以張
其必欲爲之之勢。此其中蓋皆有故焉。中國循途守轍。事事恪遵成憲。既無利人土地之心。自無改人政

治之理。況如上所云二十六條目。中國早杜其弊。而未暇興其利。己未暇興。而強人以必興於理。頗多窒碍。故亂既平。而全師以退者。保守太平之局也。五洲萬國之所共諒也。日本倣行西法。垂三十年。故宏綱細目之所燦列者。皆泰西美備之政。當其侈口而陳。亦自謂善與人同。收推己及人之效也。然而日本之心。豈真厚愛乎朝鮮哉。又豈肯靡本國不易籌之餉。以助鄰邦不易行之事哉。吾蓋反覆籌思。而嘆日本之誤於議院者。非淺鮮矣。今夫議院者。泰西至公無私之法也。其爲物望所屬。而公舉之以充議員者。又皆公心多而私意少者也。國家有大政事。君與政府諸大臣主之。議員議之。議員中大要分守舊求新爲兩大班。主於守舊者。進君相。雖欲謀新。而屈於老成之持重。甚至政府諸賢臣紛紛解組。主於求新者。進君相。雖欲循舊。而動於時髦之喜事。甚至深宮一令主鬱鬱投荒。故友朋黨之風。泰西極盛。惟各有一理之可執。自無慮萬事之胥乖。乃日本之議員。則異是。日皇與其政府一心一德。其所展布。固有確然其不可行者。亦有至當而不可易者。及付下議院諸員。使之公議。非以名位相傾軋。卽以聲氣相擠排。又其甚者。挾夙怨而詆新謨。重鄉誼而忘國是。遂致道旁築室。三年不成。日皇恨切於心。政府憤擊其肘。赫然震怒。散議員而使歸田里者。屢矣。今年重議機要。議員專袒故智。久梗大權。日皇益怒。又命散歸禍亂之來。間不容髮。何幸而朝變忽傳。天兵遽集。日皇遂躍然以起。蹶然以興。大有楚子不及穿屨佩劍乘車之

急曰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意日兵甫至朝亂已平中國之師亦將返旆日廷乃大失所望謂乘興而來敗興而返者害猶淺師出無功人言可畏者患實深顧欲尋釁於中國無可措之辭也欲逞志於朝鮮無可乘之機也萬不得已而以改革朝鮮內政爲言又恐各國之已與朝鮮立約者不免亦思染指乃約中國與之共事締以同心陽欲奪朝王之藩稱陰實倚中華爲上國情見勢絀夫亦大可憐矣迨乎中朝仗義執言力行屏斥遂乃激而橫決一發不可收拾於朝鮮則思擅廢其王而挾王之本生父大院君以爲重於中國則竟擅截運船而窺視威海衛旅順口以爲雄種種暴戾恣睢皆出旁人擬議言思之外僕等雖不敏特將中國之所以然與日本之不得不然一一揭而出之以告天下萬世所謂推本窮源者此也至居今日而爲中國計則有二策焉一曰力保朝鮮一曰痛懲日本朝鮮能保則東藩光復其舊物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日本能懲則神山震懾乎天威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否則天驕之性將如楊業之誇爲無敵大將軍凌假而得志於朝鮮又將覬覦中華之重地矣凌假而痛毒於中華又將狎侮歐洲之雄國矣推其肆意妄行亦復何所不至乃聞海軍提督丁汝昌畏蜀如虎以倍大於日本之兵艦鎗聲匿跡不知所之則將謂渤海口有礮臺或勝或負非海軍之所有事乎則將謂朝鮮國無善政或存或亡非中華之所與聞乎則將謂牙山孤懸之陸兵或死或生非水師之所當救乎則將謂中國通

商之口岸或安或危非武員之所宜問乎夫中國今有新艦巨礮精卒厚餉固宜長驅直入不但攻踞朝鮮之客兵且將攻守日之主兵方足以固民心而作士氣若不言攻而言守已非出奇制勝之道況乎并守而不能哉局外之人所由內問諸心外問諸世而不知其故者也至揣日本之心則亦有二策焉一曰定朝鮮之新局一曰靖中國之威名朝鮮之局定則以暴易暴可自飾矣中國之名玷則以鄰敵楚可自誇矣然後振旅而還大功告成彼民間之充議員者皆知吾君吾相實有榮榮大才用能躋吾國於顯榮之地異日有所創制自各樂於從事不敢梗違如其不然無論一敗塗地覆亡立待即使不損一將不折一兵而杼柚久空既擲黃金於虛牝閭閻久瘠又荒綠野之秋成怨聲大起於國中橫議益滋於朝右區區三島何以堪之其不至移鐘虞而改玉步者蓋幾希矣所以中國讓之而日本益進他國勸之而日本不遵夫中國者彼固謂爲可欺者也得寸得尺或固其所他國與日本素無嫌隙其強又數十倍於日本乃謂若有敢於苦勸者卽移師以與敵日本未嘗無人豈不知衆怒之難犯其不得不出此語以杜其口者知其心之急迫過於火之炎上水之流東矣故與其和而勢無萬一之安全孰若戰而事有萬一之微幸且同一亂也戰敗而亂或可以報仇雪恥鼓勵其民不戰而亂則微特無以立其國抑更無以謝其民諺所謂拚命也者殆日本今日之謂乎而中國偏承之以緩豈將用急脈緩受法而以兒戲視日本乎或曰

中東戰紀本末

中國地大物博。財豐人和。故雖用兵三月而資。宇晏然。日本國小民貧。生齒又僅及華之十一。故雖鋪張揚厲於外。實已竭蹶愁苦於內。兵不足則行三丁抽一之法。餉不繼則行科捐稱貸之法。民各荒其本業而從事於戎行。斗米千錢。瞬愛食盡。中國知其然也。故事出以審慎。使彼無所施其技。是則廟堂之上自有勝算之可操。非牖下書生所得窺其涯涘矣。

中日進止互歧論

美國林樂知命意
中國鑄鐵生屬辭

余之初至亞洲也。中國與日本國皆徒知率由舊章。與西人恆格格不相入。故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泰西諸國雖與中日兩國更換和約。而擴諸萬國公法之外。西民之東來者。皆自設領事等官。自爲轄治。不肯受中日官法之範圍。然有互商之事。仍嫌其散而無紀也。姑無論日本一小國。分封者十數侯。卽以久易封建而爲郡縣之中國。各督撫爾疆我界。無事則顯分畛域。有事則各顧考成。甚至起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之歟。西國乃請於中國。就京師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專掌中外交涉諸事。日本亦削除藩國。其主更從西京遷至東京。獨攬大權。與各西國往來無間。而於東京及神戶長崎諸海口。創立西學。延西士浮倍史道德。董生爲教習。以教其民。此爲東西相通發軔之始。中國是時則於京師設同文館。上海設廣方言館。廣州設西學館。延丁冠西先生題其。赫叭先生及余。分主皋比。聚成童而教之以語言文字。其時中

日之人足跡均未至外洋也。美國駐華大臣蒲安臣君任滿將歸。中國有二旗員從之而西。於是。由美洲而至歐洲。歷覽其國政人情之美。適日主亦遣二使臣由美至歐。雖云分道揚鑣。不啻同條共貫。萬不料自此以後。中日同異之途。顯中日進止之境。遂於以定也。日使之返也。以歐西至善之法。具告於其主。日主乃忻慕艷羨。不能自已。當一千八百七十年之間。選其西學中子弟之聰穎者。資送出洋。以收引而置之莊嶽之間之效。又許成材之士。與諸童偕往。遂有冠者五六人。追隨其間。均受業於泰西名師之門下。日廷又懸爲定例。歲遣若干人。出洋肄業。其始僅往美國。後更遍往歐洲。其業經考取之學生。則分門別類。俾之升入大書院。所學乃日益廣。迨閱數年。日本漸派使臣及領事諸官。分駐各國。各隨帶出洋肄業學生。更覺津津有味。既而日廷欲振興庶政。特聘西員之通達時務者。分入各部。各部堂司以次各官。均奉以爲導師。兵農諸事。漸已井井有條。旋念敬教勸學尤爲當務之急。更禮聘美國稽察文學人員。至日予以全權。爰自幼童學塾。以迄乎東京之太學。一切改絃而更張之。兼別請英法德諸國之名流。彼此和衷共濟。集思廣益。收效愈宏。其時出洋肄業之學生。分學各事。略有成效。可觀。今與中國爲敵之日將即德國名將毛奇之弟子也國中幼稚。又各喁喁向化。日廷更不吝國帑。培植諸生。令其擇善而從。凡西人之所知所能者。務求涉其籓籬。而登其堂。輿及至學成回國。日廷則擇能而使。俾之各罄其長。延至於今。無論綜理部務。經營學

務本國。皆不患無才。其尙留數西員者。不過使充監督。以匡其所不逮而已。至其遍國中會通西學之人。數已不下百萬。且不獨男子已也。其女子亦仿美國之例。并令肄習東學。東無學也。所學者卽華學而兼數典忘祖。日人通弊如此。許旁及西學。日本非無泥古之人。而風會所殊。時勢所迫。遂各銷聲匿跡。不敢妄置一詞。維新之治。蓋至是而名副其實矣。然其心猶有所忿激者。以爲我亦海東一古國。年來事事求新。何遽出泰西諸國下。乃泰西視我與中國波斯突厥。華人之譯書者不諳。掌故誤譯作土耳其。如一邱之貉。不許入萬國公會。可恥孰甚焉。於是刻苦勵志。恆視西學爲身心性命之所關。特取法前皇。拿坡崙補拿破脫。一朝會訂之通行律例。專意研求。務使之毫無缺陷。以冀感動乎諸西人。直至本年。光緒二十年卽適屆東西修約之期。遂請各大國審察其國人之居心行事。可以與於萬國公法之列。而不必擴諸萬國公會之外乎。英國固雄長泰西者也。其與日本續修條約文中。如英人可徧至日地。悉歸日官約束之類。皆與萬國相等。雖有俟各國俱允照行。後再閱五年。始可酌議舉行一說。然固已明明許之矣。且日人之仿行西法者。不徒在外貌。而在內心也。今世爲一世代。學生之人類。所耳濡而目染者。又初無舊法之偶參也。卽彼四五十而無聞者。當創行新法時。或尙在髫齡。或甫經弱冠。血氣未定。變遷亦尙易也。故夫日人之崇尙新法。如水乳之交。融如骨肉之互易。其形則短小羸弱。不如西人及華人之俊偉魁梧。而其氣質性情。則迥非昔日之東人。而竟成

今日之西人矣。況重以君若臣之振興鼓勵。不遺餘力。泰西夏法美意。無不略見端倪。又踵西法而立議院。許其民公舉議員。以通上下之情。日民乃益復興起。皆視國事如家事。而休戚與共。禍福與同。忠義之氣。有不覺其油然而生者。嗚呼。噫。嘻。余之寓居於華也。非一日矣。昔摩西之在埃及。保羅之在羅馬。至不惜軀命。罪孽以拯其人。余之在華。豈有異志。而獨推崇日本之至於此極。余誠何心哉。燕子之處堂也。豈棟雕梁。築巢最穩。苟使王謝家之子弟。不知葺治。年年歲歲。風雨摧殘。金碧漸有剝落之憂。花木不免摧殘之苦。及顧視尋常百姓。反能肯堂肯構。將突過於烏衣巷口。朱雀橋邊也。野草夕陽。能弗悲哉。然而中國非不可爲之國。且大有爲之國也。幅幘之廣。幾埒歐洲。非日本區區三島比也。生齒之多。冠於天下。又非日本之四十兆人所可相提而並論也。誠使當日者。灼知乎古訓之當遵。新法之當效。而博采乎泰西新興之法。以彌補乎中國古法之窮。君子德風。小人德草。上行下效。實至名歸。孟水不足。喻其方圓。桴鼓不能。擬其應響。則此三十年之日月。盡沈浸於泰西之醴郁。含其英而咀其華。吾知雄健如英。猛戾如俄。狼鷺如法。亦將畏中國之地大物博。財豐人和。而凜然不敢犯彼日本者。近在肘腋。雙輪之疾。朝發夕至。惟有求媚於中國。以幸免滅亡耳。否則天下必有能撼樹之蚍蜉。搖柱之蜻蜓。當車之螳螂。妨主之的盧。伏堯之桀犬。斯敢逞其毒於中國也。是中國之行西法。有百利而無一弊。有百益而無一損。有百盛而無